

# 抗戰中的杜月笙

萬墨林

## 黃炎培的陰謀揭露

暢銷海內外的中外雜誌，年來廣泛徵集抗戰史料佳作，卓有成就，珍貴史料，陸續推出，引起廣大讀者熱烈興趣，一篇之出，爭相傳誦，大有洛陽紙貴之概，如費雲文先生所著「戴雨農其人其事」、「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」等篇，尤其令人讀來彌增崇拜之感。筆者因就八年抗戰之始，在上海時的所見所聞，以記憶之及，和盤托出，以就教於中外讀者。特以戴笠將軍和杜月笙先生奉命組成忠義救國軍的一段，可以說是八年抗戰史中最高別開生面的一頁。從蘇浙別動總隊，到忠義救國軍，在短暫的一兩個月之內，居然由戴將軍和杜先生的通力合作，一聲號召，聚集了一萬零八百位矢志報國、與日軍作殊死戰的忠義之士，於抗戰八年期間，拋頭顱，洒熱血，奮戰敵後，出生入死，也不知道締造了多少驚天地、泣鬼神、的英勇事跡，執行了多少鐵血鏟奸，襲擊敵後的

壯烈行動。也許這些都將成為湮滅的史實，因此，筆者認為凡此都是值得濡筆一記，而且在海內外的中外讀者讀來，必定也會頗感興趣的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日軍大舉挑畔，我二十九路軍將士奮起抗戰，驚人的消息，當天夜晚便傳抵上海。那時候，我正在上海法租界華格泉路杜月笙先生的公館，以杜先生雙重親戚，自幼相從的身份，幫他料理裏裏外外一應事務。

終杜月笙先生一生，他都是以在野之身效忠中央，為民服務。抗戰爆發之初，他正担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長、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副總會長，總會長則是曾任國務總理、國民政府駐日大使的許世英先生。此外，杜月笙先生又是在黃浦灘上極有份量，舉足輕重的上海地方協會會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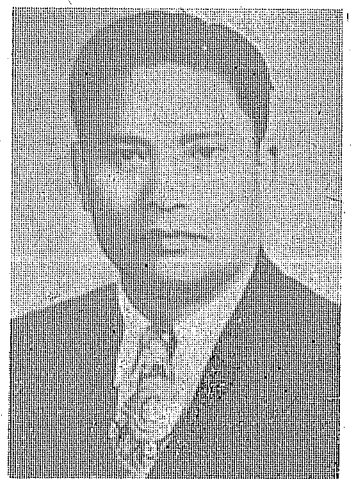
抗戰之前，上海臨時參議會和地方協會，可以說是黃浦灘上民間組織的兩大權力機構。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十一月十三日，申報主人

史量才在京杭國道遇刺殞命，在此以前係由史量才兼任臨時參議會議長暨地方協會會長，而以杜月笙先生為其副。兩大機構的秘書長人選，則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秘書長為曾任江蘇省長的革命先進陳陶性，地方協會尤為有東南學閥之稱、曾經一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黃炎培。

上海地方協會的前身是上海市民抗日後援會，組成於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一月「一二八」淞滬之戰一役期中。主要任務在於支援前方將士，搜集供應作戰物資，同時慰勞前線國軍，救濟後方受傷民衆。會長史量才之外，副會長為杜月笙、王曉籟二氏，秘書長黃炎培，會員計有虞和德（洽卿）、錢永銘（新之）、張公權（嘉璈）、陳光甫、胡孟嘉、胡筆江、沈恩孚、徐新六、徐寄預、穆藕初、郭秉文等人，不是金融工商鉅子，便是文化、教育、社會領袖人物，陣容之堅強，一時無兩。在淞滬之戰期間，確實貢獻了極大的力量。



忠義救國軍的前身蘇浙行動委員會重要人物：第一排右起上海市長俞鴻鈞、杜月笙、總指揮劉志陸。第二排右起吳鐵城、貝祖詒、錢永銘。第三排右起吉章簡、蔡勁軍。



一二八之役停戰後，上海市民抗日後援會並沒有解散。因為一二八之戰上海一市損失慘重，閩北一帶遍地瓦礫，一片淒涼，尤有大批嗷嗷待哺的難民亟須救濟，但却由於中日雙方業已休戰，抗日後援會的名義不便再用了，方始易名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，及至戰後復員救濟工作終底於成，此一發揮重大作用，具有光榮歷史的民衆團體却仍然存在，不過，為名實相符起見，又改成了上海地方協會而已。

上海地方協會的經費相當充裕，幾乎全由各會員自行籌措，由於中央的默許與支持，所辦的業務非常的廣泛，在表面上，地方協會一直在做救濟民衆、調節民食、提倡國貨、統計各項資料的工作。骨子裏則在進行抗日宣傳、排斥日貨、搜集日方情報、支援國軍種種愛國抗敵之舉。從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到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上海地方協會已有五年又半的歷史和工作績效，再化暗為明，重出支援抗戰，當然是駕輕就熟，事半功倍了。因此，抗戰既起，全民敵愾同仇，決心抵抗到底，華格桌路杜公館第一位客人，便是憤於投機取巧、反覆無常的野心政客，老秘書長黃炎培。

七月八日那一天，黃炎培到杜公館求見杜月笙先生，門房遞進名刺，由我去請示杜月笙先生要不要接見？杜先生當時的反應是眉頭一皺，然後又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，吩咐我說：

「喊人去請他進來吧。」

我立刻就意識到，黃炎培這一次的求見一定很不簡單，而且還會使杜先生感到為難。杜月笙

先生平生最大的長處便是他有知人之明，對於複雜的背景，與乎心懷叵測的人物動機能夠一目了然，洞澈胸中，而且及時能有妥善應付的方案。這一層本領，與其說是他的生性機警與過人聰明，毋寧說是由於他豐富的人生經歷，和平時的事留心所使然。

當天，我引導黃炎培進入客廳謁見杜月笙先生，黃炎培一開口便與奮萬狀的說：

「杜先生，東洋人這一次在蘆溝橋挑畔，那就是我們全面抗戰開始的時候了！」接下去，他又極盡蠱惑縱容之能事說：

「上海地方協會的前身，便是抗日後援會。現在全面抗戰已起，前方將士需要上海人民的協助很多，後援會應該立刻恢復。」

一二八事變之後，黃炎培的表現越來越左傾，杜月笙對他早有戒心，如今聽他這麼一說，當下便想更進一步的加以試探，於是他問：

「怎麼樣的恢復法呢？」

黃炎培搖頭播腦，頭頭是道的回答杜月笙先生說：

「求速效，利用原有班底，只要把機關名稱改過來。求擴大影響，發揮力量，一定要容納各黨各派、各方面人士參加。抗戰是全民的戰爭，不是任何黨派所能單獨應付得了的，譬如杜先生，還有我黃某人，就不屬於任何黨派呀。杜先生，你說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？」

心裏有數了，杜月笙先生莞爾一笑，淡淡然的答道：

「蘆溝橋剛剛開火，還不曉得會不會又要講

和，這件事，非同小可，歇兩日看看風色再談吧。」

### 吳開先片語決大計

支開了黃炎培，隔不多久，第二位客人到了，是為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吳開先先生。杜月笙先生一見名片，連聲請進，兩位好朋友分賓主坐定，吳開先約略分析了一下當時形勢，他認為七七的砲聲，已為全面抗戰揭開序幕，中日之間，唯有付之一戰，因此，他向杜月笙先生請教，應該如何加強民衆組織，支援前線將士。杜月笙靜靜的聽吳開先把話說完，立時流露出興奮的神色說：

「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由上海市黨部出面領導，發動全上海的各民衆團體，組織上海市抗敵後援會。」頓一頓，杜先生又果決的說：「全上海只許有這一個抗敵後援會的組織，市黨部只管積極領導進行，我一定盡全力協助。」

一席話，將黃炎培等左傾份子，利用杜月笙和上海地方協會直接發動民衆，藉以打擊國民黨，操縱深厚民衆力量的陰謀，粉碎無遺。杜月笙和吳開先兩位先生商定原則以後，杜先生一再強調決不容許任何人另起爐灶，分散力量，他的表示，不但提高了吳開先的警覺，而且使吳衷心感激，認為杜月笙能够摒棄黃炎培這種幾十年的同鄉、老友，而凡事以國家的利害為前提，此一情誼是極可珍貴，令人感動的。

為了爭取時間，杜吳二人立即採取行動，兩人就在華格桌路杜公館客廳裏，研擬了一張名單

，並且立刻命人繕寫請帖，分頭投送。這份請柬由杜吳二人具名，邀請上海市聲望最高、潛力最厚的大佬們，翌日上午，在愛多亞路中滙銀行開會，商討重要問題。

次晨，黃炎培等還在籌思如何說服杜月笙，操縱後援會。中滙銀行的會議室，早已冠蓋雲集，高談闊論，迅即順利無阻的正式成立「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籌備會」，當場推定杜月笙、潘公展、錢新之、虞洽卿、徐寄廬爲主席團，並且議決在三天以後，召開大會。

待黃炎培那邊得到消息，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。左派人物，在抗敵後援會中一概榜上無名，屏諸門外。於是，黃炎培非常着急，他拉上方自蘇州監獄被釋的「七君子」之首，「救國會」頭腦，在黃浦灘上走紅，活躍了好幾十年的名律師沈鈞儒，日日夜夜，百計包圍杜月笙，他們要求杜月笙先生「解鈴還是繫鈴人」，逼迫杜先生在抗敵後援會中增加左傾份子、親共人物的名額，「不容國民黨一黨把持、操縱」，有一天，杜月笙先生吃這一般人糾纏不過，發了脾氣，居然也滿口新名詞，振振有詞的說：「抗敵後援，是要大家一道來的，不應東一個來西一個！我們應該把力量集中起來，不可以分散，國民黨領導抗戰，就該由國民黨領導抗敵後援。不管你們怎樣說，這樁事體已經決定了。」

上海市抗敵後援會如期在三天以後舉行成立大會，到了各界代表數百人，當場選出了一百二十一位委員，再由委員互選常務委員三十五名，左派人物不但插不進一腳來，連黃炎培夢寐以求的

秘書長也未能到手。說來也是湊巧，一二八事變時的抗戰後援會老秘書長陶百川先生剛好學成歸國，大家一致推選陶百川爲秘書長，正好原璧歸「陶」。

大會決定設立籌募、供應、救護、宣傳等委員會，大家七嘴八舌，鬧哄哄的在推舉負責人選，杜先生不耐煩，站起身來高聲的說：

「抗敵後援的事體要自告奮勇，讓我杜某人先來自告奮勇看，各個委員會裏面，最難做的大概是籌募委員會了，這一個就由我來！」

等一歇，不曾看見有第二位自告奮勇者，於是杜月笙先生又在喊：

「第二難的就要算供應委員會了吧，新之兄，你來做這個，阿好？」

錢新之先生笑着點頭，表示接受。

大會組成，人選推定，杜月笙先生說：

「支援前方，等於救火，不能就擱一刻，我們要立刻開始辦公。」

但是，問題來了，辦公所需要的經費呢，市黨部沒有這筆預算，即令有，數目太大，也難以負擔。杜月笙先生說要銅錢容易，成立初期的一切開支，由我杜某人一個子負責墊出。

### 抗敵勞軍焉能扣賬

不久，上海市各界一致熱烈支持抗戰，掀起比一二八事變時期更爲盛大壯闊的捐獻浪潮，捐款之來，風起雲湧，有如怒潮澎湃，秘書長陶百川查查賬目，發現杜月笙私人墊付的經費數值已不在少，因此遵照前議，從捐款中提出一部份撥

還，杜月笙一看那張支票，登時退還，他說：

「市民捐款是爲了抗敵勞軍的，我杜某人怎麼可以在這裏面扣賬？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，告訴他說：

「那你杜先生也不能白墊這些錢呀？杜先生既不肯收，賬上也不便處理，要不然，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！」

杜月笙先生這才點點頭說：

「做捐款可以，不過，不必寫我的名字。」

「不寫杜先生捐的，寫誰呢？」

想了想，杜月笙先生決斷的答道：

「就寫——常務委員會捐助！」

打仗，要錢，而且要花大錢。正當杜月笙先生在爲抗敵後援會的事，忙碌緊張，席不暇暖，一日，華格魯路到了貴客，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先生，來找杜月笙先生商量，政府決定發行五萬萬元救國公債，財政部已經組成一個「勸募委員會」，辦公地點，必須設在上海。

「宋部長，」杜先生脫口而出的說：「要辦公地點，不曉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不够用？」

「儘够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立刻騰出來，捐給勸募委員會用，不管用多久，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。」

接下來，宋部長和杜先生商談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，上海一地，公債應該如何勸募？杜先生深思熟慮，他建議說：

「募公債，當然是越多越好，這一次，最好方面廣點，工商界的朋友，希望他們儘量認購。上海市民，也要他們普遍的買。」

宋部長對杜先生的建議，頗表讚許，於是，杜月笙先生便一口氣成立了兩個勸募總隊，上海市勸募總隊長由杜先生自家担任，上海商界勸募總隊長則推上海總商會長王曉籟，後來王曉籟說他一個人「抗不住」，向杜先生請救兵，杜先生便又一脚踏過去，兼任了商界勸募隊的副總隊長。

如所週知，對於抗戰初期貢獻極大的五萬萬元救國公債，上海市勸募成績之優異，輿論備致讚揚，大家都曉得這是杜月笙及上海熱心愛國人士四出奔走，努力勸募的結果。——在全國總額五億元中，僅祇上海一地，便募得了七千五百餘萬元，折合美金，亦達二千三百餘萬元之巨。

七七事變之前，我國駐日大使、杜月笙先生的老朋友許世英，返國逃職，旋不久生了病，正在就醫時期，七月七日大戰爆發，中日交涉劍拔弩張，所以許世英在七月十三日奉命力疾返任。杜先生聞訊特地帶了我趕到北站送行，一直送許世英到駛赴日本的海輪上，當時，江上風清，水波不興，懸太陽旗的日本軍艦就在附近停泊，許世英絕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議的可能，祇是意味深長的說：

「恐怕杜先生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陣了。」  
杜月笙先生瞭然許世英的暗示，不禁慷慨動容、眉飛色舞的答道：

「我今年剛五十歲，年富力壯，身體也對付得過去，祇要國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杜某人必定萬死不辭！」

許世英非常感動，當時便嘉許他說：

「杜先生，像你這樣，真不愧為忠義之士！」

這一幕，使我印象深刻，四十多年來至今仍牢記不忘。杜月笙先生經此鼓舞，從此以後，他越幹越起勁了。

## 大世界前的大悲劇

四天後，七月十七日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嚴正聲明，指出蘆溝橋事變便是我們的最後關頭，堅持最低限度立場，十八日全國各報均以頭條新聞刊出，舉國上下，都已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，民心激奮，士氣昂揚，達到白熱化的程度。此時，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全部暴露，他們增派大軍，發動猛攻，向我華北各地濫施轟炸，七月底，北平陷落，八月初，上海形勢緊張，先鬧了一次水兵失蹤旋被尋獲的挑釁醜劇，八月九日，當全國各地軍政要員應蔣委員長之召，紛紛赴京共赴國難，舉行軍事會議聲中，風雲險惡的上海終於響起了槍聲，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一官一兵，乘坐汽車，強欲衝入虹橋機場，被我衛兵制止，雙方發生槍戰，兩名日本官兵當場擊斃，我軍陣亡一人。

於是，到了八月十一日，便有二十七艘日本軍艦，開進吳淞口，擺好備戰姿態，威脅我國撤退駐防上海的保安隊。從這一天起，上海人已知戰禍必不可免，而且迫在眉睫，聞北成千累萬的居民，攜帶箱籠細軟，像潮水般的擁向租界，人潮淹沒了街道，遍地都是棄置的傢俱行李，汽車被迫停放在街心，無法行駛。湧進租界的難民實

在太多，租界裡的中國同胞無法加以全部容納，絕大部份的人唯有抱着不會打開的舖蓋，咽水門汀。——杜月笙先生因而又起惻隱之心，他督飭租界上的慈善團體，竭盡一切努力，施以救濟。

八月十三日，淞滬大戰爆發。「一二八」之役中方抗日軍的國軍勁旅，八十七師王敬久部扼守江灣新市區，八十八師孫元良部則進駐上海北站，明晃晃的刺刀，和隔陣的日本兵針鋒相對。

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六千人，從天通庵兵營出動，九時十五分，分兵兩路，向江灣及閘北兩地的我軍搦戰，日軍一開頭便使用立體戰術，飛機濫炸，大砲猛轟，繼之以列隊衝鋒。第一天，我軍奮力反撲，越戰越勇，用手榴彈和刺刀，壓迫敵人節節後退。

八月十四號那天便掀起了滬戰的高潮，使上海人時而拍手歡呼，時而悲泣哀號，早上，報紙出了號外，日本空軍從台灣松山機場起飛，轟炸我空軍基地杭州笕橋，經我機起飛迎擊，一舉擊落敵機九架，造成空前的零比九的輝煌勝利，捷報傳來，使上海市民歡欣雀躍，興奮若狂，因此，當天下午我機飛臨上海上空，轟炸敵軍根據地公大紗廠、虹口一帶以及停泊黃浦江中的日本旗艦「出雲號」，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險，爭先恐後，萬人空巷的到江濱觀戰。高樓大廈的屋頂上，更是擠滿了遙遙觀戰的上海市民，中日戰鬥機，轟炸機在租界以外的天空中鏖戰，上下翻飛，落彈如雨，一會兒虹口被炸，騰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濃煙，一會兒浦東的美孚油庫中彈，團團煙霧瀰漫江面，觸鼻的濃烟被江風吹到了浦西來



，沒有人躲得過它的侵襲，好幾百萬人全在嗆嗆咳嗽。

虹口、閘北、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大發神威，更番衝刺，使東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，全無還手之力，包圍圈漸次的縮小。杜公館電話機響，從有關方面傳來好消息：國軍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和第九十八師夏楚部即將開到；四個師的主力部隊共同努力，可望將六千敵軍全部包圍而加以殲滅。

我們大家正在歡天喜地，額首稱慶，突然之間傳來天崩地塌的巨響，華格泉路杜公館房屋搖搖攙攙，玻璃窗嘩嘩啦啦，嚇得杜月笙先生以次諸人臉色發白，目瞪口呆，我方一清醒，立刻便去撥電話問出了啥個事情？那曉得我的問話還不會說完，接着又是一聲爆炸，天搖地動，令人失魂落魄，我手中的電話聽筒差點兒被震落到地上，再一疊連聲的問訊，等到對方答覆過後，我來不及掛上電話便大聲告訴杜先生：

「爺叔！不好了，大世界門口落了一顆炸彈，炸死了不曉得多少人！」

杜先生勉強心神，疑惑不已的問：

「是一顆炸彈？還是兩顆？」

於是，我再撥電話，又去打聽，這一次，消息得來詳細得多了，我報告杜先生說：

「爺叔，是一架中國的飛機，受了傷，飛過租界，一共落下來兩顆炸彈，頭一顆落在大世界，炸死了幾百人，第二顆落在大馬路外灘，又炸死了好幾百個！他們說那兩處地方正是血流成河，屍積如山，慘極了！」

這便是淞滬之戰第二天的一大悲劇，正因為中國軍隊打了勝仗，租界馬路上人山人海，居民們都出來熱鬧，歡歡喜喜的像是過年，詎料受傷的軍機失去控制，所攜炸彈自動墜落，造成了一千多人的重大傷亡，使上海人樂極生悲，啼笑皆非。却是，上海同胞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，他們抹去眼淚，態度更加堅強，他們沒有埋怨，相反的都在稱頌那位不知名的空軍英雄，他冒着機毀人亡的危險，強使那架受創甚重的飛機，飛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區，如果他跳傘逃生，任讓飛機墜降，那更不知要帶給上海人多大的災害。

### 戴笠來訪叱咤風雲

八月十五日，滬戰的第三天，日本軍機全面出動，猛炸京滬沿線，閘北虹口戰況空前激烈，便在這一天的晚上，華格泉路杜公館，到了一位神祕而又極不尋常的貴賓，使杜月笙先生欣喜莫名，爨然而起，一疊聲的在喊：「戴先生，請進，請進！」

於是這位貴賓笑容可掬的被請進客廳，他中等身材，一舉一動充滿活力，高穎、隆準、兩道劍眉，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懇摯而熱情，正甲字臉上鼻大、嘴闊，天庭特別的飽滿。他便是戴笠，字雨農。從那一天他和杜月笙先生緊緊的握手以後，成為杜月笙先生最親密的戰友，如手足般的至交。戴笠的結合，並肩作戰，使他們二人對於抗戰，貢獻出莫大的力量。杜月笙先生和戴笠將軍肝膽相照，都是至性中人，他倆之間結識甚早，在民國十六年即已結拜為異姓兄弟。（

詳見拙著滬上往事）因此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那天夜晚，當戴笠將軍的一張名片遞進杜公館，杜月笙先生確實是不勝欣喜，頗有倒屣相迎之概，但是當杜先生和戴笠將軍分賓主坐定，數語寒暄，戴笠將軍直截了當的說明來意，却竟使杜月笙先生大費躊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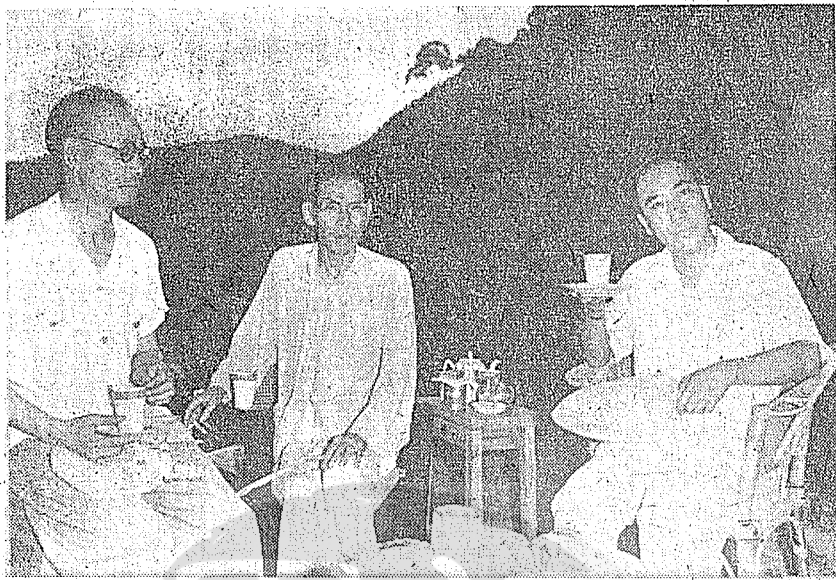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戴笠將軍指手畫腳，侃侃而談，他所提出的請求和計劃，在做了半輩子太平紳士、社會領袖的杜月笙先生聽來，委實過於瘋狂與大膽。就在不及半月之前，戴笠將軍在天津憑幾則電令，無中生有，組成了一支兩千餘人的軍隊，擁有長短槍七百餘支。這是他電令軍統局天津站長設法組織「便衣隊」，在敵軍佔領地區，從事襲擊敵軍，由於愛國青年的同仇敵愾，紛紛自動投效，不數日間便成立了兩千多人的勁旅，這一次的成就激發了戴笠將軍的雄心壯志，他親赴上海往訪杜月笙先生，想用「別動隊」的名義，在上海擴大範圍，建立一支人數更多，力量更強的新軍。

極其興奮熱烈的戴笠將軍滔滔不絕，向杜月笙先生透露他的驚人計劃，他希望這支新軍能有足夠的兵力，分佈於滬西、浦東和蘇州河一帶，正式協助國軍作戰。由於此一地區是如此的繁複和遼闊，使杜先生忍不住打斷了戴笠將軍的話，他試探的問：

「戴先生所講的足夠兵力，大致需要多少人呢？」

回答簡潔而乾脆，戴笠將軍斷然的說：「最低限度，要一萬人。」

杜月笙先生聽了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且夕之間要組成一萬大軍，真是談何容易？如果是吶喊助威，聚眾滋事，憑杜月笙先生在上海工商兩界的龐大勢力，白相人地界的無上權威，莫說萬



忠義救國軍的三位催生者：戴笠將軍（右）  
杜月笙先生（中）陸京士委員（左）

二八千，便要十萬八萬的人馬，也是叱咤可辨，然而戴笠將軍是在說編組軍隊，要在頑強敵人的大砲機槍飛機炸彈之下，叫黃浦灘上吃油着綢，紙醉金迷的少年兒郎，脫下便服，穿上軍裝，長期離開家庭，拋妻別子，不經訓練就上火線去打仗。杜先生容或豪情勝慨不改，脫得下這件長衫，再去當一名中將少將軍官，可是，他能拖得動上萬兒郎去拋頭顱，洒熱血，為國犧牲嗎？

戴笠將軍看杜先生沉吟不語，歛費躊躇，頓時便加重語氣的說：

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抗戰前途，與此大有關聯，所以，我離開南京以前，已經向革命領袖委員長 蔣公請過示了。委員長認為事在必行，他並且答應，所有的番號、軍械、彈藥、糧餉，都可以由中央頒發。」

一聽中央，一聽蔣委員長，杜月笙先生便眼睛一亮，此時，心中也作了決定。既然戴笠將軍極力主張，蔣委員長也認為事在必行。那麼，不管成功與否，結果如何，就唯有儘量的朝這個目標去做。

却是，杜先生還不敢肯定的答覆，先說是：

「既然這是一件大事，那我們就得多找幾位朋友，分頭設法，大家幫忙。」

「杜先生這個話說得很對。」戴笠將軍劍及履及，行動敏捷，答話時，便已掏出了紙筆：「我們彼此商量，開一個籌備委員的

名單出來。」

兩個人湊在一起，有商有量，不多一會兒，便開出了一張洋洋乎大觀的名單，政界的重要人，有上海市長俞鴻鈞，新任廣東省主席吳鐵城，金融工商界的貝祖貽、錢新之，軍警兩界的則有吉章簡、蔡勁軍，杜月笙先生、戴笠將軍都是當然委員，此外再加上一位杜月笙先生的老朋友，精通韜略，擅長指揮大軍作戰的劉軍長劉志陸。

名單擬好了，戴笠將軍很高興的搓搓手說：「籌備的地點，暫時就設在三極無線電學校。」

### 忠義救國軍的奇迹

三極無線電學校，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，距離杜月笙先生姚氏夫人的住處不遠，這個安排，對杜先生來說，當然是很方便。

談到行動隊的編制，和人員的募集，戴笠將軍條分縷析，甚為輕鬆的說：

「杜先生，募集一萬人馬，其實並不太難。我說的五個支隊，和一個特務大隊，我在京滬一帶負責情報和行動工作的人員，集中起來，編一支隊一特務大隊，綽有餘裕。還有此刻正在受訓的高中以上學生，要他們投筆從戎，自動參加，我想得個兩三千人，應該沒有問題。照這樣算起來，杜先生你這邊只要號召個六七千人，編成三個支隊，就儘够了。」

說得杜月笙先生也興奮起來，杜先生當時便說：「方才我也想到了，上海各區的保衛團，有人，也有槍，而且多少受過一點訓練。他們的

團長，多半是我的學生，譬如說開北保衛團團長洪雁賓，吳淞保衛團團長唐承宗……，叫他們去問問保衛團的弟兄，願不願意參加？我想，找個千把人，或許不生問題。」

「對呀！」戴笠將軍歡喜得一拍掌，又提醒杜先生說：「杜先生，你莫忘了，你還有兩員大將。」

「那兩個？」

「陸京士和朱學範。」

「啊！」杜先生恍然大悟，當下便說：「戴先生的意思，是到工人中間去徵集？」

「當然囉！」戴笠將軍說得很有把握：「上海工人有一百多萬，他們大都是愛國不肯後人的，請陸京士他們站出來一號召，集合幾千人，那還不是言語一句。」

八月十五，杜月笙先生和戴笠將軍的一席長

談，便這麼奠立了「蘇浙行動總隊」、「忠義救國軍」的成立基礎，同時也締結了杜戴二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，使戴笠將軍成為杜先生一生之中最親密摯切的好朋友，同時，更重要的，由於這一次會，竟使行年半百的杜先生，在他往後的十四年生命中，命運與前程，全部為之不然改變。

經過杜月笙先生、戴笠將軍，和其他相關人士的一致努力，他們在短暫的一兩個月中，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奇跡，一支出生入死，百鍊雄師在指顧之間倉卒成軍，人數多達一萬另八百餘人。此一新編勁旅，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上旬，分別由蔣委員長以支未、陽已兩次電令，頒給「蘇浙行動委員會」，和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」的番號。行動委員會設三位常務委員：杜月笙、戴笠、劉志陸，十五位委員，杜、戴、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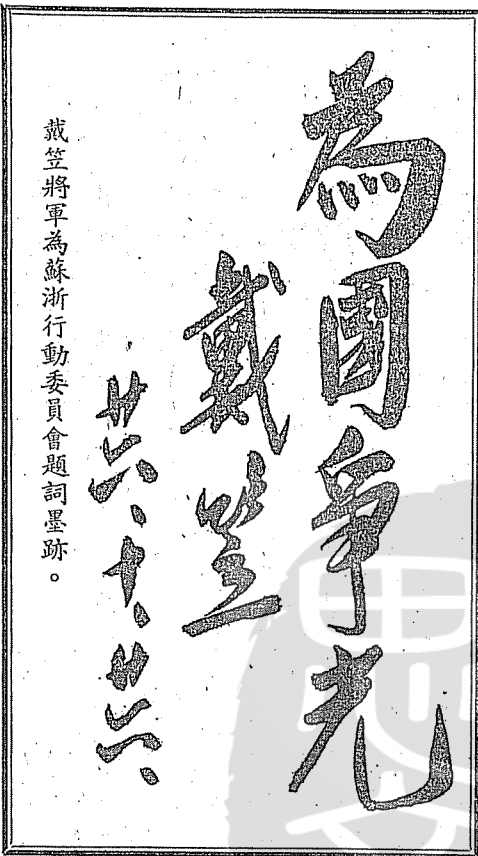
然，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員名單，免得他果真落水當了漢奸。

別動隊的五個支隊，第一支隊長何行健，別號天風，是杜月笙先生的學生，第二、三兩支隊長同為杜先生愛徒陸京士與朱學範，這三個支隊，人數共達七八千，其組成份子以各業工人為主。杜月笙先生很佩服戴笠將軍的神機妙算，料事不爽，陸京士、朱學範在各工廠中原有不公開的護工隊組織，專以保護工人，反對共黨為目的，他們以護工隊為基本骨幹，徵求自動報名從軍，不出幾天，四千名的員額居然登記屆滿，如果再招，只有更多，愛國工人的熱烈表現使「行動會」的委員大為感奮，於是第二、三支隊順利組成，分由陸京士、朱學範每人率領兩千隊伍，書生報國，當起獨當方面的作戰指揮官來。

第一支隊長何行健所率領的，也有兩千多人，來源都是清洪兩幫的弟兄，聽了杜先生的言語一句而來，白相人地界的朋友背着二尺五的軍裝，揸七斤半的步槍，跟東洋正規軍隊拚命、打仗，由此可見杜月笙先生對於他們，有多大的影響力。

別動隊正式組成，戴笠將軍立即在青浦成立技術訓練班，又在佘山成立教導團，更設特訓班於松江。由於地點小，人數多，一萬另八百條好漢，便只好分批予以短期的訓練。訓練的項目，除開作戰以外，另外加上了從事游擊戰所必須的技能：偵探、破壞、突擊和暗殺。

戴笠將軍原在京滬一帶的部下，都編為第四大隊，由軍統局幹部張業任支隊長。第五支隊長也



戴笠將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題詞墨跡。





與，後講演憶回戰抗表發本日問訪前年（者褂馬袍長穿中正排前）者作文本  
。念留影合員會會南滬之組所京東在屬眷官軍本日滬駐期時戰抗

是戴笠將軍舊部陶一珊先生，陶先生帶的是自動投效，曾受軍訓的熱血青年，以及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的全體官長學生。

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書記長，由戴笠將軍親自擔任，行動隊的總指揮，則由杜月笙先生推薦了他的老友劉志陸將軍。

倉卒編組一萬餘名軍隊，事情真不簡單，中央的命令，行動隊的被服裝具，一律自備，武器彈藥，應由當地的駐軍撥給。駐軍只撥了一部份，數量實在不夠，於是杜先生他們便到處設法，徵用民間所存的各種武器，其間以各保衛團的捐獻為最多，上海金融工商界，也捐了些錢，購辦一些。閩北、江灣，中日大戰打得如火如荼，天崩地坼，整個黃浦灘，成天到晚都聽到隆隆的砲聲，和喀喀的槍響，抬頭一望，便是列強騰霄，濃

煙蔽天，淒厲恐怖的戰爭景象，使黃浦灘五百萬人觸目驚心，同樣的也讓他們熱血沸騰，義憤填膺。以杜月笙先生為例，自八一三戰幕揭開，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緊張的一段時期，每天從早到晚，由晚入夜，他有數不清急於晤面的訪客，也有無其數的事物在等待他決定和處理。別動隊的成立和編訓急如星火，救國公債的募集也勢同然眉，抗敵後援會裏百事如麻，從腦滿腸肥，日進斗金的大老板，到三餐不繼，形容枯槁的黃包車夫，他們人人踴躍輸將，個個爭先捐獻，黃金美鈔，法幣銅板，醫藥用品，毛巾肥皂，把所有「後援會」辦公地點都堆成了五花八門，樣樣都有的百貨公司。這許多慰勞物品和金錢，必需逐日統計公佈，並且要立時送上前線，分贈抗戰將士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。

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